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甲種

顏 習 斋 哲 學 思 想 述

上冊

金陵大學
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

顏習齋哲學思想述

冊上

陳登原著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初版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甲種)

顏習齋哲學思想述二冊 實價銀大洋一元六角

著作者 陳 原

本書以哈佛燕京研究所經費印行

出版者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南京
金陵
大學
沿小陶園

版權所有

發行者 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南京
金陵
大學
沿小陶園

翻印必究

代印者 南京美豐祥印書館

代售者 京平滬各大書坊

寄費在外

自序

曩讀佛利曼¹所著顏習齋，謂近七百年來，中國之不滿程朱者，比比而是；而堅苦卓絕，顏習齋獨以其學著。佛氏蓋自徐東海、梁新會二君，以私淑習齋之訓者。余誦其文而深有感焉。

余自民國十九年以來，重客南京，始得披覽顏氏諸書。會值家國多故，朝市更易，四海困窮，三邊淪沒。知人論世，益有取於崇實篤行之意。於衰世清談之俗，誠深惡痛絕，而不知其已甚者。良以虛言蠹世，溢辭亂真，種族興亡，事已可痛至如上也者。以新說自文其漏失，下也者以舊學自鳴其雅古，虛僥之氣，導國民而扇之以浮競，愚誣之技，率學子而教之以無用。則雄關半圮，遼瀋新亡，江南燕子之曲，海上門戶之爭，有懷往昔，殊不能不太息於明季也。

感懼之餘，因成是書，略分部居，區爲十篇。撫物感時，語不自禁。故於習齋造學之

環境，則述之不厭其詳。於明季士夫之惡習，亦記之不厭其冗。蓋所以著當時之過，爲後世之鑑。明源尋流，可資警惕。苟聞之者足以爲戒，則言之者可以無罪。吾書亦不至於虛作。故屬比詞文，不自嫌其枝蔓矣。

昔胡天游²自謂功業瑰瑋，難逃速朽。惟能文章，庶幾不死。每聞此言，輒思掩耳。當今之世，功業重乎？文章重乎？吾文固陋，吾書固疏；但有其文者，不必有其行；有其行者，不必有其用。吾將執此而自勉。而世之誦我書者，亦當於考覈得失之外，另具九方臯之慧眼；深體習齋之學，而思所以自策也。

北風吹雁，雪自紛紛，前途知己，能有幾人？於此書之間世也，書數語以祝之。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餘姚陳登原自序於周巷之樟蔭居。

(1) Mansfield Freeman: Yen Hsi-Chai, A 17th Century Philosopher.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26, vol LVII, p.70—91.

(2) 胡語，據趙祖銘清代文獻選古錄卷十九。

顏習齋哲學思想述目錄

上冊

序

甲篇

敍引

- 一 清世學風綜略 一 —— 二
- 二 清初朱陸異同論 九 —— 一四
- 三 程朱權威建樹記 一四 —— 二〇
- 四 顏學孤軍轉戰述(上) 二〇 —— 二八
- 五 顏學孤軍轉戰述(下) 二八 —— 三七
- 六 顏學提要 三八 —— 四四

乙篇

顏學時會

- 七 傳略上 四五 —— 五七
- 八 傳略中 五七 —— 六六

九 傳略下

六六——七一

- 一〇 時勢薰炙一（明季人不學兵刑錢穀）………七一——七六

- 一一 時勢薰炙二（講學與門戶）………七六——八二

- 一二 時勢薰炙三（晚明南宋類似論）………八二——九一

- 一三 學術環境一（清初諸儒主實論）………九一——九八

- 一四 學術環境二（清初誹薄朱儒論）………九八——一〇七

丙篇 顏學精萃

- 一五 動的哲學………一〇九——一二〇

- 一六 實與智………一二〇——一二四

- 一七 有用與無用………一二五——一三一

丁篇 顏氏學與程朱學

- 一八 習齋論宋儒道統………一三三——一四〇

- 一九 斥靜………一四〇——一四五

- 二〇 向裏與向外………一四五——一五八

戊篇 顏氏學與陸王學

- 二二 清初菲薄王學論 一五九——一六七
二三 習齋不主調停朱陸同異 一六八——一六九
二三 陽明功業之稱許 一六九——一七三
二四 論王學亦不過說話著書 一七三——一七九

下冊

己篇 顏氏學與考據學

- 二五 清初讀書熟 一八一——一八六
二六 紙墨功多習行力少 一八七——一九六

庚篇 顏氏論教

- 二七 當時之書院制度 一九七——二〇二
二八 講讀想的教育之流弊 二〇二——二〇七
二九 動的教育與事物教育 二〇七——二一〇

辛篇 顏氏論治

三〇 莫或有爲與有所必爲	二二一——二三六
三一 評王荊公	二三六——二三三
三二 評韓侂胄	二三四——二四〇
三三 均田論	二四〇——二四七
三四 練兵論	二四七——二五二
三五 選舉論	二五二——二六四
王篇	
三六 顏氏學之影響	二六五——二六七
三七 李塨	二六七——二七六
三八 王源	二七六——二八三
三九 鍾鍊	二八三——二八四
四〇 憲鶴生	二八四——二八七
四一 再傳與私淑	二八七——二九一
四二 四存學會	二九一——二九七

癸篇

顏氏學之衰頽

四三	初創時已苦同志無多	二九九——三〇三
四四	李塨以後之顏氏學	三〇三——三一〇
四五	咸同間之顏氏學	三一〇——三一一
四六	近時之顏氏學	三一一——三一四
四七	其道太苦	三一四——三一六
四八	義理消歇與詞章奐發	三一七——三二二
四九	正統學派之威脅	三二二——三三〇
附錄一	梁啟超：顏李學派與現代教育思潮	三三一——三五九
附錄二	章炳麟：正顏	三五九——三六二
附錄三	周作人：顏氏學記	三六三——三六七
附錄四	程仲威：顏學辯敘言	三六七——三七〇

顏習齋哲學思想述

餘姚陳登原編

甲篇 紂引

一 清世學風綜略

嘗謂有清一代之學風，大致可分爲三期。清初接明之餘緒，以迄於乾隆間之四庫修書，考據之學，固已壁壘漸明。然一則以距明尙近；一則以政府對於宋儒義理之學，獎誘有加；故理學家之主敬主誠，亦江河俱流，並行不廢，此初期也。

四庫成書以還，考據學者之悍霸極矣。戴震之言曰：『以理爲學，以道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返而求諸六經。』（據錢林文獻徵存錄卷八頁二十六）蓋謂『有志聞道，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無由以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而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舍舟楫也。』

先正事略三十
五載震事略

當時調停之者，固言：『學問之道，有

義理考覈詞章三者，世必有豪傑之士，兼收其美。」李兆洛惜抱軒書錄序頁二
道光十二年桐城徐氏刊第細揆此言，不過文學者，理學者，脅服於考證學者之強顏自解。意若曰：熊掌洵美矣，然魚亦不可廢耳。

是故四庫修書之日，紀文達爲總纂官，「文達天資高，記誦博，尤不喜宋儒。及是遺書畢出，纂修者益事煩雜，詆訕宋元來諸儒講述，極卑隘謬盪，可盡廢。」惜抱軒書錄序戴震戴震亦譏孟子字義疏證，專駁宋儒，「蓋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誠言明言權言仁義禮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經孔孟之言，而以異學之言糅之。故以孟子字義，開人示人，知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語病，於是作孟子疏證及原善原性諸篇。」戴震事略再後至嘉慶二十二年，一七阮芸台刻學海堂經解於粵中。凡宋學家說經之作，胥屏斥不予著錄。此皆考證學者，陵侮宋學之明徵，此中期也。

登原案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訾警宋儒語多已甚。如云：「漢儒之學，非讀書稽古，不能下一語。宋儒之學，則人人皆可以空。」漢陽館夏錄一，亦見總目提要卷十五詩類總敘此雖陵侮，語未露骨。至如記肅

寧塾師之講程朱學者，私取遊僧遺囊。程陽消夏錄卷二某公在飢疫中，大談西銘爲怪所斥，「且擊汝一磚，看汝再講邪不勝正。」消夏錄四則嬉笑怒罵謔而近虐。故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中，謂「近世人心之壞，皆啓之」，非無所見而云然矣。

其在嘉道以後，清紀不綱，外力脅迫，內患頻乘。其間雖有曾國藩、文士提戈，振中興之業。考據義理詞章，三者兼收並蓄。其門下士既有文人詞客，亦有經生宿儒，然更有三聖七賢。¹國藩歐陽生文集敍所啓露之旨意，彼固自謂篤實行之。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云：「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號曰漢學。深摶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鼐）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詞章考據，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競競。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興廢，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文正集卷一是國藩之意，固在乎紹述姚氏三位一體之說。然戴望嘗從國藩游，章炳麟所謂「寄食於大盜曾氏之門」者，彼且云：「乾隆中，姚侍郎鼐嘗欲師事東原，東原堅不敢當。姚取所校方言水經注，各錄副去。後東原死，姚遂加以巧詆，纍纍筆諸書。」讀塵堂集卷二，風雨樓叢書本則姚氏

蓋見屏於考證學者，三位一體之論，無非強顏自解。而國藩紹述，已無以服其門下食客之心；則「近世學子」，「承用其說」，（曾氏云云，甚非當時實錄也。）

國藩文章爾疋，功業彪炳，然終無以挽回宋學之厄運。蓋及清之末，考證學之大師，雖無復乾嘉之盛。然一二碩果，屹然仍存。非如義理之學，乃純然消歇也。勞乃宣云：『皇清經解，不取宋學家一字，世遂輕宋學如土苴。』而間亦有篤信宋學者，則又譏漢學爲破碎。彼此互相詆誹。但宋學，終不敵漢學之盛。蓋舉世風氣，輕視宋學。於是人心風俗，日卽於苟，而亂禍肇矣。』²乃宣自命爲清室忠義，其云「舉世風氣」爾爾，蓋卽宋學者自知式微之供狀。雖然，豈止式微而已！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宋恕著六齋卑議。永嘉黃氏刊印
鄉樓叢書之十一則謂：『洛閩講學，陽儒陰法。……背「聞誅一夫」之說，樹「臣罪當誅」之誼。……道統帝統，日事紛爭。上智上仁，悉遭橫貶。嫉妬阿私，但務尊己。強詞拒辯，薄躬厚責。』³洛閩章第七再則謂：『洛閩師徒，本不能目爲道學。』⁴教諭章第三十四宋氏之說如此。而先是，已有海昌李善蘭，『聞其痛恨閩洛，甚於德清（戴望）每入

孔祠必指洛閩神主而罵，罵已則泣。——六齋專議留別
杭州諸生詩注可知義理之學，迂腐不實，雖雄飛於清初，而雌伏於中葉。及清季世，乃全亡矣。

登原案，宋恕平陽人（一八六二—一九一〇）。縣志稱其治陳傅良葉正則之學，隨同邑金晦、治顏元顧炎武之學。考六齋專議自敍云：『宋恕年十九，受大儒顏習齋之書，於外舅止庵先生。止庵先生兼治百氏，不專宗顏。宋恕亦兼治百氏，不專宗顏。然心以顏氏爲接孔門卜子夏之傳……已而又得見大儒黃梨洲氏之書，且喜且泣曰：悲夫，子游氏子輿氏之傳在此矣……苟有權力者，咸克以黃氏之說爲體，以顏氏之說爲用，則大同其幾乎，豈但小康哉？』又留別杭州諸生詩自注：『德清亦治公羊，而尤服博野之說，及姚江之待訪錄。百年來，表章博野者，一人而已。』——然則恕等蓋徘徊於黃顧顏氏之間者。故曰：『以顏氏之說爲用』也。然其詬冒宋學，則視顏氏爲尤甚矣。至如李壬秋，曾與西士譯幾何原本後九卷，其人蓋心醉於西學者。其指斥宋儒，蓋爲時勢所迫促，更非一人一時之私也。此清之叔世也，蓋亦宋明理學之季世矣。

至於詞華之學，僅僅周旋於口耳方寸之地者，則終清一代，理學者固蔑視之，考

證學者亦蔑視之也。以前者言，則記誦咈嘒，玩物喪志，無足多矣。以後者言，則一命爲文人，殆無足觀。

清初大師，若崑山顧亭林，雖未嘗自標漢學，而亦致力考據。雖未嘗自托程朱，而亦痛詆陸王。其論文也，一則曰：「君詩之病，在於有杜，君文之病，在於有韓歐。」再則謂『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僕自讀此言，便絕應酬文字。蓋所以養其器識，而不墮於文人也。』亭林文集四，與人書十八。然則炎武之於文人，蓋蔑如焉。

案朱一新無邪堂答問，『問：「宋史劉忠肅傳云：「士當以器識爲先，一命爲文人，無足觀矣。」所謂文人，當卽程子云章句訓詁之學，所謂器識，當卽程子云儒者之學。」答：「文以明道，古來名儒，多由文人出入者。文人原無弊，自命爲文人，則有弊耳。忠肅之言，卽先器識後文藝之意。然博學於文，正欲以充其器識。離器識與文而二之，斯所以爲後世之文人也。』』答問卷五。此卽祖述亭林之意，言文人不能單獨存在。文字者，不過工具而已。